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四三回 裝女僕竊回正身 具名帖投歸賊黨

話說張家老太太自昨日晚間同張欽差談心之後，過了一息也就睡覺，外面假妖怪真濟公，他皆沒得清楚。早間起身，就查問妖怪可曾捉住，一位女媽子也弄不清楚，但曉得妖怪逃走。就回道：「聞說妖怪不曾捉住，現今老爺陪和尚在廳上吃酒呢。」老太太也就不再深究。到了早點過後，張公子夫婦來到老太太房裡請安，談到捉妖一段，這才曉得幾日間捉妖的和尚都是妖精變的，真濟公和尚今日大早才到，所以一眾妖精都逃走了。據伺席的張紅進裡這樣說法，並說真濟公允許老爺飯後斷將四個妖怪一齊拘獲到呢。老太太見說，把舌頭伸了一伸說道：「可還了得！接連兩日大相公還陪著他們吃酒，此時一想，不是要把人嚇死嗎？」大家陪著老太太談談說說，直到外面請吃午飯，才一齊出外吃飯，飯後便各歸各處。老太太走到房裡，大眾女僕也都餓吼似的團團圍著剩菜趕飯去了。老太太一人坐在房裡，覺得有些口渴，就想喊人倒茶，復又轉念想道：可憐他們才接到碗飯，突然又喊做事，未免不盡人情！只得忍耐一點。恰巧此時掃帚精用了隱身法，已到了上房外面天井裡，搭眼見堂前一眾女僕吃飯，並沒胖奶奶在座。暗道：我卻不能冒失，須要查點清楚，不要停歇生意以及出差他處，忽然走到裡面，那就弄出破綻來了。想罷，就掐指一算，知道胖奶奶因兩夜不曾睡覺吃了辛苦，兼之早間在園裡一嚇，帶哭帶罵的把些門面上派做的事情做過，一逕跑到下房望鋪上一躺，當即沉沉睡去，所以連飯都不曉得吃。掃帚精算得真切，滿心大喜。就這個時候，老太太正想著吃茶，掃帚精搖身一變，就變做胖奶奶倒了一碗茶，送到老太太面前。老太太大為合式，一面吃茶一面便說道：「我看你倒很伶俐，你就專在我房裡做做粗事罷。」掃帚精聽說忙下了一個半禮，說聲：「謝謝老太太。」轉身向箱子旁邊一看，見有一隻男客的恭桶擺在那裡，暗道：那四個朋友的本身，大約擺在裡面。心生一計道：「老太太，芸香在那處呢？代你老人家點起來罷。你老人家才用了飯，那能受這污氣呢！」說著就暗暗作法，弄了一個黃鼠狼的屁。老太太見他說過，以為房裡並沒臭氣，故意用鼻子聞了兩聞，果然一股氣味實在令人難受。忙用袖子掩著鼻頭說道：「這怎麼的，我房裡從來不曾有過這種氣味，你同我四面尋一尋看，看究屬是什麼放臭？」掃帚精故意毛下腰望了一轉，便作大驚小怪的樣子說道：「請問老太太，這恭桶可是空的嗎？」老太太一聽，便說道：「噯喲，怪道臭呢！昨日老爺回來的時節，就出過一次恭，今日早上我睡得糊糊塗塗的，好像他又進來出過一次恭。怪道這樣臭法呢。」掃帚精趁勢便裝了丹徒口氣，扭扭捏捏的說道：「噯喲，我的老太太兒啵，真真一些兒不舛，等我來倒掉毛缸裡扣罷。」說罷，拎了恭桶的環一逕出外。他也不問他家廁所在那裡，繞到屋後一條夾巷裡面，他就把個桶蓋一消，只見撲撲的下來了幾個，各人也不顧臭與不臭，一個個的皆認了本身。掃帚精道：「我們趕緊到小西天金光寨，那和尚就追獲不到了，不必耽延，就走罷！」當下五人遂縱起一道妖光，直到小西天，投狄元紹去了。

單是看這回書的，就有人責備我做書的有幾個漏洞：一者轆軸、瓦礫、磚頭三精蒙明早已逃走，他們一縱妖光，至少三五百里，半日不見不知出了幾萬里之外，何得桶蓋一消暫時就到；二則濟顛僧神通廣大，難道就防備不著；三則妖精遇著濟公，那怕昇天入地沒一個追他不住，那裡小西天便是天外的處所嗎？列位有所不知，大凡妖精作怪，不過一點靈光，靈光同本身無論再去幾百千里真個一觸就至。缸片精本來有約，自不待言，就是轆軸精他們三個一逕逃走，到了樹林之內，既然找不見本身，自必駕著妖光在空中尋覓，所以桶蓋一消，一個個便暫時皆到。濟公對張欽差說他們逃不了，也是這個道理。他預備酒後請張欽差人把恭桶拎出，擺在天井中間將桶蓋揭起，諒定他們一觸就至，那時來一個捉一個，不是很容易的嗎？所以他在張欽差面前就仗著意說了滿回話，以為是一個都逃不了的。兼之濟分曉得他們皆無占算，既然藏在恭桶裡面，諒他們總不得曉得，因此不大防備；及至掃帚精代他推算，這也叫做該因五行有救，出人意外之事。說道究竟，大約他們是大破小西天，應該死在金光寨裡的人，旁處必死他不得，所以就有這陰錯陽舛，才能殺把他們歸上這條路呢。至於他們投奔小西天，內中有個原故，這金光寨全按先天八卦佈置，中間有三支寶劍：一名誅仙，一名誅神，一名誅佛，不論什麼神聖皆不敢進他寨裡。所以到後書破寨，先楊魁、韓毓英、賽雲飛盜出三支寶劍，然後才得下手，就此也可曉得他們投奔小西天的用意了。閒話體提。

且言劉香妙自西湖濱被楊魁奪去毒劍，便一直逃至鄉下，就在田頭土地廟裡過了一宿。到了次日，就用了隱身法在各處茶酒館裡打探消息，知道蘇蓮芳已死，皇上同太子在湖西營要回宮復位，曉得大事不成，連夜的便回了小西天。狄小霞接著，聽他說道蘇蓮芳已死，心中歡喜不過；又聽見大成廟告成，定於八月二日圓滿。夫婦就此商議，知會了狄元紹，就約通慧就便起事。那知又被濟公識破，空花去一萬多金，反轉把得力的三二個伙伴陷於牢獄。這個信息到了小西天，把個劉香妙氣得要死，暗道：現今我們這邊的勢頭專仗住這座金光寨，除此並沒什麼了得的人，就是外面的羽翼，除掉洞庭山菩提院通慧同他濟顛僧不曾會過面，不知誰強誰弱，餘者大約沒一個是他的對手，真個愁腸百結。這日坐在帳上，正同狄元紹議論招賢的章程，忽見小校拿了一封帖子進來，說：「外面有五個壯士求見寨主，說來自行投效的。」狄元紹把帖子接過一看，但見上面寫道：自願投效，邵竹、江片、陸觸、方專、袁灼頓首拜。狄元紹便給劉香妙看了，問道：「江湖上這幾個人色你會過不曾？」劉香妙道：「這幾個不但不曾見過，並且不曾聽過，諒情不過無名小輩，且留下來差遣差遣是了。」狄元紹道：「雖屬如此，我們也不能埋沒英才，且把梁將軍傳上帳來，叫他帶步隊三百，由正門紮到帳下，然後傳見。一者擺擺小西天的威武，二者且看看他們是何等神情，再作道理。」當下帳上中軍校尉便拿了一枝令箭，傳梁啟文帶三百步隊上帳擺成隊伍，然後便傳五妖進見。這且不表。

單言五妖自出了張欽差家裡小巷，借了妖光，轉眼之間便到了玉山地界。除掉掃帚精，餘者皆把各人的本身，揀了一處活水河，洗了乾淨各自藏起；又揀了一間茶館進內坐下，喊了泡茶，大眾坐下議論議論。轆軸精先問道：「請教掃道兄，因何曉得在下等有難，前來相救的呢？」缸片精道：「說來話長。」就此便把在張家後園裡同濟公斗法，被他收去本身，後來逃走出到破廟，遇著筆墨先生，道：「他代我做了求詞，叫我自行投到，我幾乎上他的當；恰好出門的時候，遇見掃道兄，承他的情代我們占算占算，知道我們本身皆陷在張家恭桶之內，他遂變了胖奶奶混到房裡，將恭桶騙出來倒，所以我們一到張家小巷，他不是還是那胖奶奶的形象嗎？但是你們三個逃走後，便怎樣的呢？」轆軸精道：「我們三人初出外，以為本身斷在原處，那知跑到林裡一個不見。照你方才說法，是被這個禿驢盜去摺在馬桶裡了。怪道昨日晚間從張欽差回來後，突然的我們三人渾身發臭，想來斷是這個道理了。但我等走進林內，既然尋不著本身，三人皆急得無法可制，即便想到一個去處，也終歸是逃不了！那時真個就同取過保的犯人差不多，身上雖沒刑具，只要官府一聲喊，那怕喊去殺頭都是要走的。所以我們三人商量商量，也不犯著遠逃，反轉借著靈光，就在五百里圍近盤旋。及至見到正身的靈氣，仍由張家宅裡的地段透出，我等總以為那個禿驢喊我們受罪，不料落下靈光一望，是胖奶奶放出我們的本身，更料不到這個胖奶奶就是掃道兄變的。這真算五行有救了！」說罷，一個個的皆向掃帚精緻謝。

掃帚精道：「我們不必浮文，當要趕緊投到小西天，還要派到金光寨裡，方可安然無事。但是我們一見狄元紹，他既不曉得我們的本領，又摸不著我們的心眼，恐怕不見得暫時就派到寨裡，我們必定要顯出些本領，教他佩服方得成功。諸位不知可有什麼善策麼？」缸片精道：「有了有了，這件事讓我來效力。但我們見了狄元紹後，不論什麼人走我們面前經過，那怕就是狄元紹的祖宗，我便走去絆他一個跟斗，那就不是顯出我們的本領來了嗎？」掃帚精聽完大笑道：「你到今日還是離不掉個撻跟斗。你曉得張家的禍就是因撻跟斗撻出來的嗎？」瓦礫精道：「諸位不必取鬧，如今性命交關，我倒有個主意，說來請大家斟酌斟酌看罷。一者我們進去要款款式的投封帖，五人的名字便一叫邵竹、一叫陸觸、一叫方專、一叫江片，那我就叫袁灼。至於五人的形容皆要改成壯士的樣子。見他的時節，每人獻寶劍一口，作為見面禮。獻的這劍你或由嘴裡吐出，他或由眼裡擠出，我或由耳裡挖出，弄出那奇奇怪怪的樣子。況且他這金光寨裡全重的法術、不重本領。他見我們這樣，還愁不派到金光寨裡去的嗎？」掃帚精道：「瓦道兄之言大為有理，我們一定就這樣說法罷！」五妖當下給了茶錢，跑出茶館走到僻靜處所，五妖又搖身一變：一個個皆密扣緊身，

去襠褲，荷底快靴，排須過膝，外加灑花夾衫，頭戴英雄巾，年紀約三〇左右。統統變定。

掃帚精道：「惟今有一件最容易的事，但我們覺到最難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磚頭精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我們到東帖店裡偷他一封帖去，請筆墨先生寫一寫就是了。」

缸片精道：「用不得！用不得！固然路道甚遠，未免耽擱時候，而且這人有個古怪脾氣，他動筆的事要他情願，同你來說才得成功；你若跑去找他，他大約扁擔長的一字都不肯寫。我倒有個主意，適才我們來的時候，那茶館旁邊不是有個書房嗎，就請轆師兄去辦東帖，我們就在書房門口候著他，一齊進裡請那處館先生寫一寫是了。」

轆軸精道：「用得，我就去辦東帖，你們務要在書房門口候我，切勿做我的空頭。」

缸片精道：「你這個人真算沒有道理，難道上殺場還唱呀呀曲嗎！」當下轆軸精就去找東帖店偷東帖，四妖便統統走到書房門口守他。轉眼之功，直見轆軸精滾兒滾兒的跑得來了。大眾便遠遠的喊道：「怎麼樣了？」轆軸精道：「些須小事，焉得不成！」就此一同便走進書房。那書房裡的先生，忽然見外面來了幾個武士，不曉得為的何故？心裡就嚇的忐忑忐忑的，忙把副眼鏡除下，拱著手迎上問道：「列位光臨，有何見諭？」眾妖道：「我們粗人，先生不必用文意那才談得來。」那先生見說，便改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問你們到這裡有什麼事的嗎？」掃帚精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只因我們有封東帖請先生寫一寫的。」先生道：「現成現成。」轆軸精隨由手中拿出一封東帖交代先生。

先生接在手中一看，見東套上通長印的金花，提筆便寫了「雙禧」二字，跟後便把穰子抽出，打開便問道：「男的歲數多大，女的歲數多大？」轆軸精道：「沒有女的，統統總是男的，共計五個。」先生詫異道：「這倒也是奇事呢！就便女命候女嫁去填，也不合寫五個男命在上，難道是公分合娶的個娘子嗎？」忽轉念想道：我明白了，這斷是寫拜客帖子把東帖買錯了。想罷，便問究竟。瓦片精道：「是要投營去的。」先生笑道：「怪到要寫五個人呢！但是你們這帖子買舛了，這帖子是人家做親寫八字的帖子，拜客的帖子是沒有封套的。」轆軸精道：「不舛不舛，我適買帖子的時節，看見他家沒封套的帖子甚多，連櫃檯上都是堅的，等我重行買去是了。」

說完，轉過身望外就走，不上片刻手中抓了一片紅綾裱的約作一尺多長、五六寸寬，中間也描著金，走進大門便喊道：「先生請看罷，這回大約是不舛了。」那先生搭眼望見，便連忙上前攔阻，不得讓他進裡，發急道：「你這人認不認得貨，可以讓人買去，這樣麻呢木足的，把一面死人的靈牌拿到人家家裡來了，這可順遂嗎？」轆軸精覺到受了人的沒趣就要發作，掃帚精忙向他丟了一個眼色，忙說道：「等我去罷！」匆匆便往外走，過了一息這才把拜客的帖子辦到。那處館的先生問了名姓，便代他們依樣葫蘆的一寫，五人接過帖子出了書房，一逕就往小西天而去。

這小西天雖無城廓，但四轉三〇里周圍有一道濠河，名曰「小南海」。寨裡每天有〇號巡船，巡遊濠面，渡人出入。五妖仗著本領，也不借重巡船來渡，就由水道直至寨門，向守門的小校說了情由，央他把帖子投進。五妖站在門外許久許久，不見那小校出來回話，心中好不著急，既怕小西天不敢收留，又怕濟顏僧遣神將追到。爭如捨此卻無別處可投，只得耐著性子等候。又過多時，忽聽裡面大吹大打，夾著號聲嗚嗚的半息，猛然轟轟的三聲大炮，中門開處一小校頭戴五色絨球英雄帽，身穿平金箭袖靠身，腳踏快靴，手拿令箭，一箭步躡出正門，高喊道：「寨主有旨，傳來人大帳相見。」五妖看見這一種威武樣子，暗道：「人說小西天的人色〇分利害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五人隨即進了正門。但見一條甬道足有半里多路，兩旁排齊了一眾護寨的親兵，身穿號衣，黃綾纏頭，面對面的刀槍劍戟，紮得樹林一樣，來人低著頭才得進去。掃帚精一想：我何不趁此顯點神通他們看看！想罷，便高聲招呼道：「三軍聽著，這兵器下面我走不慣，你們把兵器抓緊著罷！」說畢，縱身一跳，眾妖緊緊跟隨，但見五人由刀槍尖上一溜煙的走進大帳。帳上狄元紹、劉香妙、梁啟文一看，曉得來人非凡。隨即出帳相迎，見過了禮，就帳外客位坐下。

狄元紹復進了大帳，五妖偷眼把狄元紹一看，但見他頭戴沖天豹尾巾，身穿滾龍繡金黃袍，內村金鎖甲，護心鏡亮光灼灼的照見人臉；左邊一人半像將軍半像道士的裝束；右邊一人雁翅金冠，繡花銀甲，一手掀著外衣，一手按著寶劍，年約三〇多歲，真個威風凜凜、殺氣騰騰。眾妖觀看清楚，但聽帳上問道：「列位舊做何事，家居何地，因何來投本寨？奉請一一說來，以便量才取用。」掃帚精見問，深怕大家不會回答，露出破綻，忙搶口說道：「某等皆臨安人氏，自幼同在一處，得遇仙人傳授，一切呼風喚雨、隱身借通各法，件件皆精，六韜三略，無一不曉。見大宋氣數將終，特為棄暗投明，來歸真主，務請寨主收用！在下五人並帶有些須薄禮，敬謹獻上！」說罷，把嘴一張，吐出一把三寸多長的魚腸劍，兩面鋒口寒光奪目，劍下鏤有「邵竹」兩字，狄元紹方知他就是邵竹；跟後你從眼睛裡取劍，他從鼻孔裡取劍，各顯神通，一一獻完。那劍各模各樣，也有青鋒的、也有雙股的、也有倭鋼的、也有盤龍的，但把柄上皆鏤有名字。狄元紹一一看畢，滿心大喜，遂分付中軍，傳印信官、標布官進帳，給發頭等標。中軍拿了令箭一聲傳下，忽見帳後轉出一員女將頭戴翠鈿堆雲勒，身穿銀紅箭袖緊身，湖色繡花抹胸。走至帳前又手指著狄元紹大罵。畢竟不知此女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畢竟不知此女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